

“00后”患者不断增多 痛风为何“找上”年轻人？

“我经常脚踝痛，有时痛得都走不了路。到医院一检查，尿酸居然超标近2倍……”最近，因为长期关节疼痛到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就诊的患者小林怎么也没想到，才上大一的他被医生确诊为痛风性关节炎，需要住院治疗。

近年来，年轻痛风患者逐渐增多。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的《成人高尿酸血症与痛风食养指南(2024年版)》指出，痛风患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发病年龄趋于年轻化。作为大家眼中的“老年病”，痛风缘何不断“找上”年轻人？

“00后”“10后”痛风患者不断增多

前不久，15岁的小龙突然踝关节疼痛，到成都市一家医院检查后，被确诊为高尿酸血症。

“高尿酸血症是痛风发生的病理基础，由尿酸引起的关节疼痛肿胀等急性症状则为痛风。”湖南省第三人民医院内一区主任杜亮亮说。

多地一线医生反映，年轻痛风患者在不断增多。“有的高中体检，几百个孩子中，有10多个孩子尿酸高。”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内分泌代谢病科医生王柳说，“今年6月到7月，因为尿酸高来就诊的患者中，14岁到18岁的就有10多个，20多岁的患者几乎每天都能遇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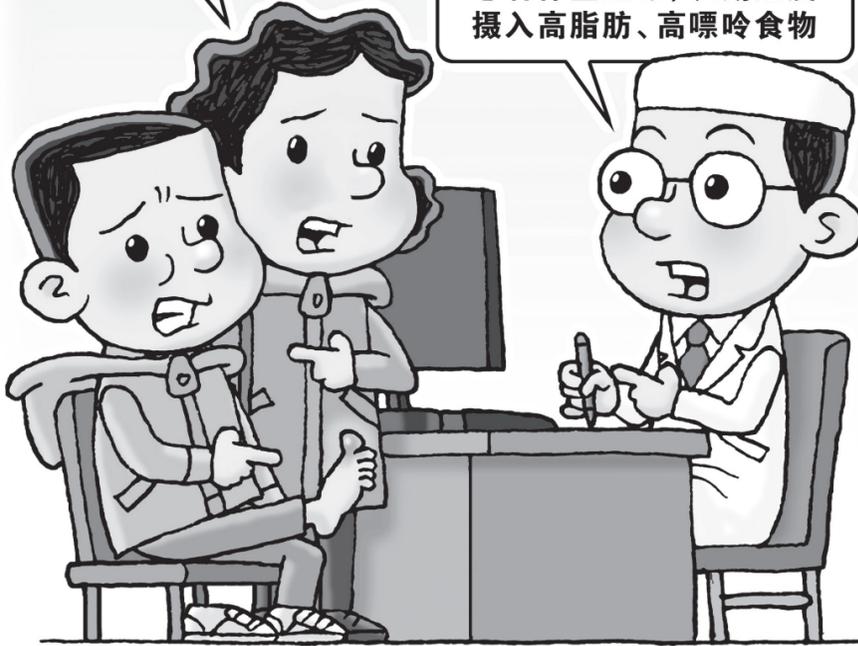
2022年，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发布的一项针对五万多名3至19岁儿童青少年开展的研究显示，高尿酸血症总体患病率高达23.3%，男孩高于女孩；在非超重、超重、肥胖和极端肥胖者中患病率分别为18.2%、37.6%、50.6%和64.5%。

《中国高尿酸血症相关疾病诊疗多学科专家共识(2023年版)》显示，我国高尿酸血症患病率逐年增高，并呈年轻化趋势，已成为仅次于糖尿病的第二大代谢性疾病。

“很多人认为痛风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病，忽视了其危害。”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肾风湿病科副主任王建文告诉记者，痛风患者会出现脚痛、关节红肿、剧烈疼痛等症状，严重的话会影响睡眠，

痛风缘何不断“找上”年轻人？

近年来，发生痛风的年轻人增多，其中不少年轻患者体重超标，长期过度摄入高脂肪、高嘌呤食物



新华社发

患者如果不及及时治疗，可能会损伤关节，累及肾脏等器官。

多重因素助推痛风成“隐形杀手”

业内人士认为，痛风日益年轻化，有多重原因。

不少年轻人认为痛风是“老年病”，缺乏足够认知，错过早期治疗的“时间窗口”。一些年轻的高尿酸血症患者长期没有明显不适症状，常常是体检时才发现尿酸过高，随后被确诊。

不少年轻人对高尿酸的危害所知甚少，认为这只是“小毛病”。“平时喝了啤酒后，第二天手和脚会痛，但周围不少人都这样，就觉得没啥，忍一忍就过去了。”23岁的成都市民陈先生说。

“患者早期尿酸水平超标时，如果及时就医得到有效调节，可以避免发展成痛风。”王柳说。

杜亮亮告诉记者，近年来，发生痛风的年轻人增多，其中不少年轻患者体重超标，有不良饮食习惯，长期过度摄入高脂肪、高嘌呤食物。

“孩子上高一，平时住校读书，我们觉得他很辛苦，周末回到家，一家人就变着花样做吃的，一天三顿大鱼大肉，碳酸饮料不离手，晚上还要吃烧烤当宵夜，没想到让娃娃‘吃’出了痛风。”来自四川的一名家长懊悔地说。

业内人士认为，针对高尿酸和痛风的社会干预体系仍不甚健全。“例如，缺少针对青少年的大规模、周期性尿酸检测；在诊疗上，不少缓解痛风治疗的药品明确标注适用于18岁以上的患者，针对低龄患者的药

物还比较缺乏。”一位临床医生坦言。

有专家指出，不少年轻患者患有高尿酸血症合并肥胖、高血压等多种疾病，相互影响、互为因果，需要同时进行干预，但当前干预体系仍相对单一，尚未形成合力。

防治关口需前移

业内人士指出，要使年轻人群远离高尿酸血症与痛风，需普及相关健康知识，健全社会防控干预体系。

“要通过科普讲座等方式，提升年轻人对高尿酸、痛风的认识程度，倡导吃动平衡的生活方式。”杜亮亮说。

多位临床一线医护人员建议，在青少年体检中增加尿酸检查，以便早诊早治。如果调整生活方式后，尿酸水平仍降不下来，一定要及时就医，在医生指导下通过药物进行干预。

除高尿酸血症外，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等其他代谢综合症的发病年龄也在提前，需警惕“共病”多发的趋势。

“高血脂、尿酸高等存在相互影响。如肥胖会影响肾功能、尿酸代谢，进而导致高尿酸血症。”王建文认为，针对当前年轻人代谢性疾病“共病”多发的趋势，可探索开设多学科门诊、加快研发适合年轻群体的药物，建立家-校-医联合防治体系，积极进行早期干预。

专家提醒，患高尿酸血症的年轻人需改变不良饮食习惯及结构。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肾内科主任许辉建议，年轻人要健康饮食，控制摄入的总热量，避免暴饮暴食，少吃甜食，适当限制摄入高嘌呤食物；多吃新鲜蔬菜，建议每日饮水量不少于2000毫升。

控制体重也是降尿酸的有效手段。王建文建议，年轻人要坚持规律的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游泳等。

四川省营养学会心理营养专委会主任委员何江军还呼吁，面对高尿酸血症或痛风，孩子可能会产生焦虑、自卑等情绪，学校和家长应给予足够的心理支持，鼓励孩子积极面对。

(据新华社)

10月25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余华英拐卖儿童发回重审案一审宣判，判处余华英死刑。

“新华视点”记者采访多名受害人及家属、律师和办案人员，起底拐卖贵州、重庆等地12个家庭17名儿童的人贩子余华英。

拐卖12个家庭17名儿童

61岁的余华英户籍重庆大足，小学文化。她的犯罪是从贩卖亲生骨肉开始的。

1984年，余华英结识重庆大足籍男子王某文，两人结婚后育有一女。1992年，余华英在重庆一家面馆打工时认识龚显良，在未与王某文解除婚姻关系的情况下，与龚显良同居并产下一名男婴。由于关系不合法，余华英和龚显良便将男婴卖掉，从此开始了疯狂的犯罪之途。

1993年正月初七，千家万户沉浸在阖家团圆的欢喜氛围中。在贵州省遵义市火车站站台上，余华英拐走6岁男孩蔡小平(化名)，使其与家人骨肉分离30年。

1995年，余华英伙同龚显良在贵阳市南明区将5岁的杨妞花拐带至河北省邯郸市，经人介绍，以3500元卖给一户聋哑人家庭。在“新家”里，杨妞花被取名为李素燕。

1996年7月，贵州省都匀市西园村小河边，8岁的小兰、6岁的小北(均为化名)被余华英、龚显良拐卖。

正义不会缺席

——人贩子余华英被判死刑

这一年，两人先后拐卖4名儿童。原审一审、二审法院均经审理查明：除拐卖小兰、小北，余华英还于同年10月在贵阳市东山仙人洞路口附近将5岁的小龙(化名)拐走，以12500元卖至邯郸；随后，两人回到重庆大足将5岁的小友(化名)拐走，以12000元卖至邯郸。

2022年，寻亲成功的杨妞花在贵州报案，警方将余华英抓获。

2023年9月，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被告人余华英拐卖儿童罪一案。法院经审理查明，余华英于1993年至1996年期间共拐卖儿童11名。一审判处余华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余华英不服判决，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贵州省高院认为，原判遗漏余华英其他拐卖儿童的犯罪事实，部分事实不清楚，为查清全部犯罪事实，应予重审。

2024年10月11日上午，余华英拐卖儿童发回重审案一审公开开庭。公诉机关指控，余华英在原有查明事实基础上，另涉新的拐卖儿童案件，其拐卖的儿童人数从11名增至17名。

12个家庭、17名儿童，原本幸福的生活都中止在余华英的黑

手伸出的那一刻。

孩子如何被拐走？

在实施犯罪过程中，余华英往往早有预谋。她物色有儿童的家庭，通过租房成为其邻居，关系熟络后再通过买糖、买玩具的手法拐走儿童。

蔡小平便是被余华英“跟我一起去，买糖给你吃”的说法骗走的。

在遵义市火车站站台上，6岁男孩蔡小平和哥哥一起捡酒瓶。这时，余华英带着一个小女孩出现。在毫无防备的蔡小平面前，余华英使出惯用伎俩。

“(我)在火车站附近到处寻找目标，看他在捡酒瓶子，我过去骗他说带他去买糖，然后就带上了火车，直接坐车到河北邯郸。有一家要买去做孙子，当时大概卖了4000元。”余华英供述。

同年8月，遵义市发生另一起案件，两名男孩被余华英和同伙拐卖至邯郸。

“我们租房后发现有一家，两个男娃娃，大的5岁多，小的3岁左右。有一天，孩子妈妈出门去扫马路，我就和龚显良带孩子跑了。这一次和之前一样，我们连衣服和行李都没带。”余华英供述。

1996年7月，小兰、小北也

被余华英以类似方法拐卖。

小兰的陈述还原了当时的情况：有一个小女孩来我们家，叫我和弟弟一起去她家玩，有一男一女两个大人，拿零食给我们吃，吃完之后我和弟弟睡着了，醒来之后发现在车上……

姐弟俩失踪后，他们的母亲一直在“丢孩子”的地方苦守，希望孩子能回到身边。27年后，她已头发花白。孩子被拐后，一家人四处寻找，广东、福建、湖南、云南、四川……但令人失落的是，两个孩子始终杳无音讯。直到2023年6月，侦查机关利用图像比对技术侦破案件，小兰、小北这才有了下落。

出生于贵州省毕节农村的杨妞花，也有类似遭遇。

杨妞花5岁来到贵阳，和进城务工的父母一起在租住的房中生活。这一年，早有预谋、租住在隔壁的邻居余华英，以“带着去买织毛衣的签子(即棒针)”为“诱饵”，将杨妞花带上火车，之后辗转被卖到邯郸一个农村家庭。

2021年，杨妞花凭儿时记忆通过网络寻亲找到姐姐，却得知亲生父母已离世多年。“无论她如何忏悔和道歉，都不可能得到原

谅！”面对余华英，34岁的杨妞花有着难以言说的恨。

慰藉受伤心灵 彰显法治力量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25日上午，法庭宣判被告人余华英死刑时，杨妞花的泪水夺眶而出，庭审现场的受害人及家属泣不成声。杨妞花在庭审后说：“正义不会缺席，这是余华英应该受到的处罚。”

杨妞花的代理律师、河北十力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文广表示，随着几次庭审的进行，余华英的犯罪事实越来越清晰。“维持死刑判决意义非常重大，既给受害人和家属心灵以抚慰，也对人贩子起到巨大震慑作用。”

庄严判决惩治犯罪。同时，修复被害人的心理创伤、帮助他们回归正常的家庭生活，需要更完善的制度安排。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彭新林分析，被拐卖的儿童在重新回到原生家庭后，通常会有心理创伤。他们在被拐卖期间可能遭受身体和心理上的虐待，也失去了与家人相处的宝贵时光。这些家庭需要稳定、可靠的支持系统，帮助其重建生活秩序。

专家也呼吁依法从严、从重打击贩卖儿童行为，铲除犯罪土壤，从根本上预防贩卖儿童犯罪。贵州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表示，保护孩子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社会、学校、家庭应联防联控，防止此类悲剧发生。

(据新华社)